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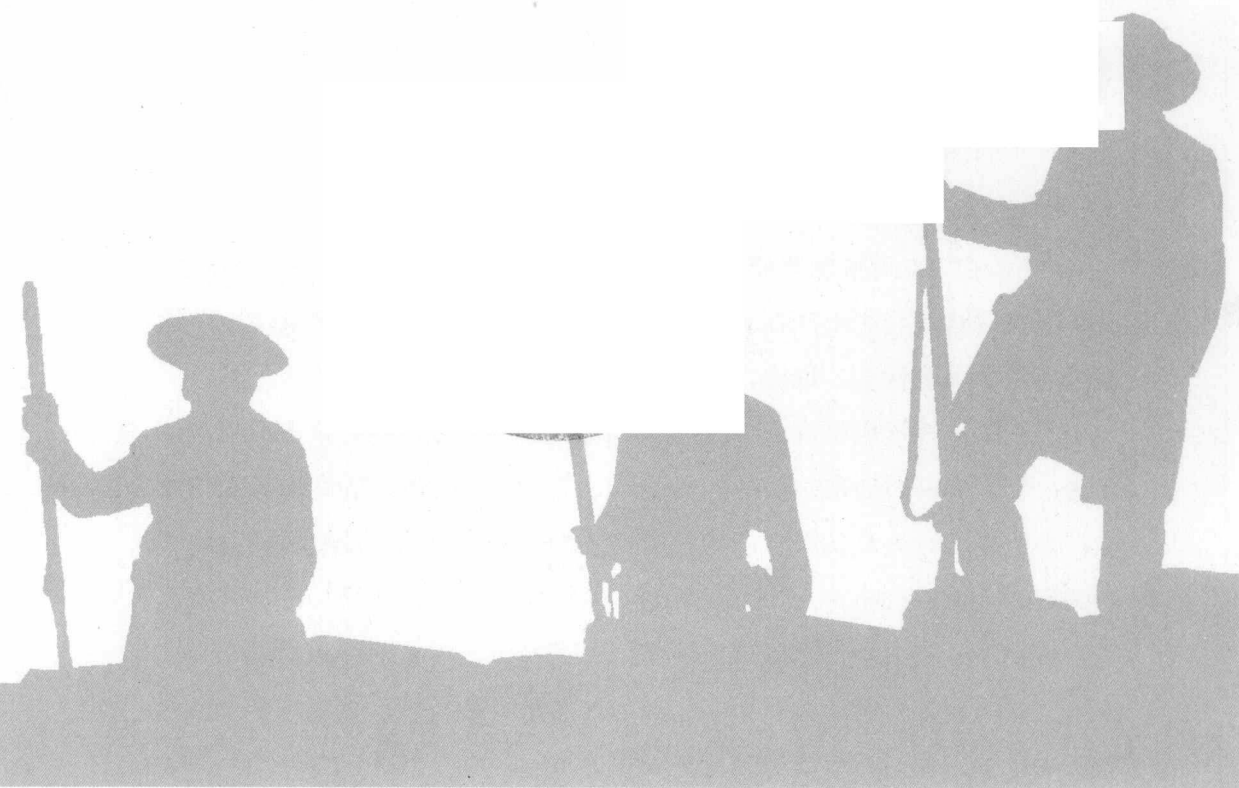


复仇者

《肯特家史》第四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复仇者

《肯特家史》第四部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FURIE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1976 BY JOHN JAKES, RENEWAL COPYRIGHT 2004 BY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7-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仇者/(美)杰克斯(Jakes, J.)著;董惠铭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3

(肯特家史:4)

ISBN 978-7-5339-2603-8

I. 复… II. ①杰… ②董…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8318 号

《肯特家史》第四部 复仇者	
〔美〕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责任校对 杨爱英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430 千字 插页:2 印张:26.75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603-8 定价:45.00 元

“不流血，岂可赦免罪孽。”杰夫撒·肯特的话将会应验。不知不觉中，贾雷德的堂妹阿曼达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越来越强烈的欲望驱使她在愤怒和绝望中采取行动。最终，她为肯特家复了仇。

阿拉莫教堂里极度痛苦的折磨；沉浸在原始淘金热的城市中男人的野蛮；女人给人们带来的浪漫的承诺；一个被分化的体面的南方新教徒家庭；波士顿比肯街及其所承载的希望；纽约华丽夺目的上流社会；废除黑奴制度的雷鸣般的吼声……如此场景，都是肯特兄妹将要经历的——贾雷德寻找金子，杰夫撒寻索虔诚，阿曼达寻觅复仇，路易斯寻求新的辉煌的未来。这块贪婪和希望共存共荣、暴力与英勇交相辉映、真爱与凶杀此起彼伏的土地，便是《复仇者》中的美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卷 任你逞性妄为

- 第一章 小教堂 /3
- 第二章 大屠杀 /26
- 第三章 交易 /42
- 第四章 随营人员 /60
- 第五章 桑杰辛托河玉米 /85
- 杰夫撒·肯特日记,1844:安德鲁主教的罪孽 /105

第二卷 金子

- 第一章 荒野的传说 /121
- 第二章 淘金热 /146
- 第三章 淘金者的圣诞节 /163
- 第四章 见“大象” /182
- 第五章 挡道的人 /202
- 第六章 分道扬镳 /222
- 杰夫撒·肯特日记,1850:更高的法律 /240



第三卷 与剑共存亡

- 第一章 传家宝 /257
- 第二章 书和灯笼裤 /276
- 第三章 恐吓者 /293
- 第四章 怀疑 /305
- 第五章 抗拒的姑娘 /315
- 第六章 股份和罪孽 /330
- 第七章 箱子 /346
- 第八章 抓捕奴隶的人 /364
- 第九章 围困 /380
- 第十章 破坏 /394
- 第十一章 审判 /412

译后记 /422

第一卷

任你逞性妄为

第一章

小教堂

—

深夜，她醒来了。她以为她还在她的房间里休息，在那个取名为古拉宾馆的当地一幢砖砌房子的二楼，一个勉强称得上是宾馆的宾馆。可是，这幢坐落在索尔达德大街保存完好的宅院，对顾客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吃饭、喝酒、睡觉的地方。

昏昏沉沉的美妙梦幻中，她以为她回到了那个地方，安全而又宁静。

她的脑子清醒过来。现实击碎了舒适的梦幻。在这个没有月光的夜里，在一床破旧毯子的包裹下冻得簌簌发抖的黑暗中，古拉宾馆也许距她躺着的这个地方西去仅有数百码之遥。可是，将她与古拉宾馆所代表的一切隔绝的，绝不仅仅是距离。

她被圣安东尼奥·德·瓦莱罗教区那个没有屋顶的小教堂四英尺厚的墙壁围在了里面。她被围墙外头的水沟围在了里面。水沟旁，有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以洛斯阿拉莫斯城市名命名的三角叶杨。她被圣安东尼奥河上那一座座重兵把守的木板桥围在了里面。她被估计有四千到五千名的敌人围在了里面。

然而，对她与宾馆隔绝要负根本责任的绝不仅仅是这支有形的军队，还有其他东西。没有人强迫她到这个传教机构来。有人说，这个传教机构诨名“三角叶杨”，也有人说，它是世纪初就坐落在这儿的的一个兵营，那些士兵来自科



休拉^①。使自己隔绝在这儿，是她自己的选择。

知觉完全恢复以后极度孤寂的几秒钟里，这个名叫阿曼达·肯特·德·拉·古拉的女人，几乎后悔自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躺在夯得非常坚硬的地上，头下枕着一块石头——唯一可以当枕头用的东西。她自己也承认，她害怕。

以前，她也身处过艰难的甚至危险的境地；以前，她也有过害怕的时候。可是，那时，至少还有一丝生的希望。只有被关在教堂里的最傻乎乎的这一百八十多个男人，才会乐观地认为，他们有机会逃跑。

阿曼达侧过身，将她那件质地非常好的黑色丝质衣服在两腿之间塞好，暖和一点，然后瞧着四周的黑暗。她记得，她见到贝克萨大广场上的圣费尔南多教堂尖顶上升起了一面旗子。旗子是红色的，上面没有任何装饰或图案象征其意义。不过，对于敌人来了之后到教堂来避难的男人和那几个女人来说，这面旗子的含义是明白无误的。它意味着，敌人的将军绝不会在战斗中饶恕任何人。

阿曼达阴郁的心情在继续着。只有努力不去想这事儿的时候，她才能够想些其他事情。悲观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既然睡不着，她就应该起来，去看望一下她的那个上校朋友。

可是，她没有马上行动。她先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死一般的寂静让她感到心神不定。在过去的十二天——不，十三天——里，她和其他人已经习惯了的夜间的噪声到哪里去了？

她打了个哈欠。是的，没错，十三天。这会儿一定是星期日的早晨了。星期日，1836年3月6日。第一批敌军践踏上圣安东尼奥·德·贝克萨^②的土地是23日，2月平，少一天，今天已经是围攻的第十三天了。

她记不得了，过去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寂静的夜。

没有了墨西哥炮兵的大炮轰隆隆不断炮击大墙的声音，没有了敌军慢慢合围教堂的恐吓的狂叫声，没有了爆发性的令人害怕的音乐。午夜时分，敌军指挥官集结了他们的军乐队，演奏出了浑厚深沉的小夜曲，不让守军睡觉，绷

① 科休拉，墨西哥北部一个州，面积58067平方英里，1960年人口为896509人。

② 圣安东尼奥·德·贝克萨，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一城市，著名教堂阿拉莫所在地。



紧他们的神经。敌军指挥官知道，疲倦的人更容易害怕——不开火比开火更容易让他们惴惴不安。

不过，这些伎俩根本不奏效。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守军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甚至，在他们知道巴克·特拉维斯于天黑之后派了好几个通信兵骑马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求援但援救已无可能的情况后，他们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意志。

范宁上校在戈利亚德有三百人左右。戈利亚德距此大约九十多英里路。三百人也许能改变情势，可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范宁没有前来支援。他不敢贸然让他的军队去抗衡如此庞大的一支墨西哥军队。这个情报是特拉维斯的一个通信兵带回来的，他叫吉姆·博纳姆，是一个优雅的南方人。传递完特拉维斯的求援信，他本可以安全地待在戈利亚德。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单枪匹马回来了。

哦，巴克·特拉维斯还在说着布雷佐利亚的援军，也许圣菲利普的援军。可是，真的，在这次造反中，绝对没有得克萨斯军队，也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组织的支持。特拉维斯唯一可以老老实实期盼的是，所有人唯一可以老老实实期盼的是，在教堂里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让英裔美国人反抗墨西哥专制统治的意志成为后人的一个榜样。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去；哪怕在夜幕的掩护下，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逃出去。墨西哥军队的战壕和炮兵阵地已经推进到了离大墙太近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夜了，唯独今夜这么安静？

她从腿上推开脏得一塌糊涂的毯子。寂静使她烦躁不安。她倒是希望克罗克特吹起他的笛子。多少个夜晚，当墨西哥军队的葡萄弹和霰弹呼啸着砸向教堂大墙的时候，他都吹起了他的笛子。克罗克特悠扬的笛声，配上约翰·麦格雷戈的风笛，会很不错，会像过去一样，振奋她的精神。

不过，要是有一杯咖啡喝就好了，她心里想。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掸了掸黑色丝质裙子上的灰尘，她的裙子上已经沾满了一块块米色的干泥巴。她已经腻烦了没有咖啡的玉米、牛肉和加了胡椒粉的豆子。她和其余十几个女人为守军煮饭，她们大多数是墨西哥人。尽管女人们尽了最大努力，男人们还是抱怨没有热饮料来下他们的饭。阿曼达不怪他们。

她折好毯子，放到地上，转身向小教堂的东墙走去。那儿，在一个与长长

的土木斜坡连接的平台上，她模模糊糊地瞥见了一些可以发射十二磅炮弹的大炮——这个传教机构十四门加农炮里的三门。她觉得她看到了有十几个人在这些大炮上趴着睡觉，一定是累坏了。要是哪怕有一小点咖啡，帮帮每个人不要睡觉，那该多好啊！

突然，她怀疑敌军指挥官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们没有咖啡。他很可能知道了，而且，决定赌一把，沉寂一个晚上，让沉寂促使守军精疲力竭地睡去。那是否意味着，一场突然袭击迫在眉睫？

她一边思索着这令人焦虑的可能性，一边用右手摸着她的左手腕。不知不觉中，她碰到了那只已经被磨得破碎不堪的用船上的绳子做的绳镯。由于时日的消磨，曾经因涂了柏油而闪闪发亮的绳镯不再发亮了。这只绳镯是她与过往岁月相连接的一个载体，可是，现在，在她看来，这些过往岁月似乎全都是不真实的。

可是，那就是真实的，不是吗？在一个发达的东部城市，有一幢大房子，有可口的饭菜，有干净的床铺，还有一个头发黄褐色的堂兄。当她母亲被马车撞死、他们家的印社被烧毁之后，她和他一起逃了出来。

她的手指紧紧卡着那只绳镯。上帝啊，要是没有身陷这个地方该多好哇。承认这一事实，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负罪感。然而，这是真实的。死的可能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太过分了，令人无法忍受。

她气恼地摇了一下头，第二次振奋了一下她低落的情绪。灰心丧气不仅毫无价值，而且会耗费宝贵的精力。她仍然可以关心她朋友的幸福康乐，尽管她对她马上就将死去的事实无能为力。

与其他每一个被封堵在教堂大墙之内的英裔美国人一起，共同死于非命。而这所教堂，贝克萨的英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没有什么区别地全把它叫做阿拉莫^①。

^① 阿拉莫，美国得克萨斯圣安东尼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堂，1836年3月6日，在得克萨斯的独立战争中，被墨西哥人占领。

很大一堆石块被堆到了小教堂中央的泥地上。这些石块是去年留下来的。那时，阿拉莫教堂由马丁·珀费克托·德·科斯将军的士兵占领着。科斯是墨西哥共和国总统高贵的内兄。科斯和他的人被得克萨斯人赶了出来，于是，总统亲自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从萨尔蒂洛出发北上，来惩罚这些竟敢与他的军队打仗并反抗他专制法律的人。

短短十二年之前，一个新独立的墨西哥欢迎美国移民移居它的得克萨斯领地。根据 1824 和 1825 年的特别法规，一些订立移民约的人，例如奥斯汀父子，被鼓励用优惠的价格买下土地，被鼓励征募定居者到这个新的墨西哥国定居。所有美国人都答应成为天主教徒，可是，政府几乎没有花力气执行它曾经做出的规定。在整个得克萨斯最受欢迎的人中，有一个名叫马尔顿的极富天才的教士，他坦率地承认，他才不管那些移民是否真正来到他的教堂。对墨西哥政府来说，成为一个“马尔顿天主教徒”已经够令人满意的了。

的确，政府对外国人的宽宏大量对地方教会争取信徒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那些一贯追新求异的不安分的美国人来说，作用却是大大的，尤其对美国西部边疆的居民。英裔美国人想要扮演掳掠成性的得克萨斯省^①印第安部落和里奥·格兰德河^②下游定居得更好的墨西哥各州居民之间的缓冲人的角色。

那些跟随订立移民约的人前来的美国人是一批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们保卫自己的土地，辛勤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在共和国政府不费吹灰之力的关怀下，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每年，有越来越多的英裔美国人前来定居。

直到一系列的政治动乱将墨西哥的现任总统推上权力顶峰。

新总统害怕安德鲁·杰克逊^③已经众所周知的急于想获得领土的野心，而且他知道，移居得克萨斯的美国人数量与日俱增，所以，他制定了一系列严厉

① 得克萨斯在 1836 年宣布独立之前，曾是墨西哥的一个省。现为美国的一个州，位于南部。

② 里奥·格兰德河，发源于美国科罗拉多西南，流经新墨西哥中部，流入墨西哥湾的一条河流，也是得克萨斯和墨西哥的边界，全长 1800 英里。

③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外号“老山核桃”，美国将军，美国第七届总统。



的法律，包括 1830 年的禁止进一步移民法。另一项对国家农业系统形成致命打击的法律是，废除奴隶制，禁止使用黑奴。

后果是，摩擦不断；然后，赤裸裸的敌对状态。1834 年，斯蒂芬·奥斯汀访问了墨西哥城^①，试图劝说当局中止对得克萨斯自由的侵犯，总统监禁了他。从此以后，首都和这个北方省份的关系急转直下。

不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战争。

去年 6 月，得克萨斯的一支小部队突然袭击了阿纳瓦克港口，赶走了负责实施新的进口关税政策的官员。这项新的关税政策使移民们几乎无法出口农作物和进口基本的日用品。阿纳瓦克事件标志着得克萨斯战争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开始。巴克·特拉维斯便是这个党的领导成员之一。现在，得克萨斯的大多数美国人——总共大约有三万人——都在公开谈论或者说开展造反运动，就像六十年前他们的祖先反抗统治着大陆东部沿海的英国国王的税收政策和高压政策一样。

当得克萨斯人在 12 月将科斯将军赶出阿拉莫教堂之后，他退过了里奥·格兰德河。整个得克萨斯省没有留下一个墨西哥士兵，直到总统亲自剥下他的最后一层友好的外衣，率领他新的军队北上向贝克萨挺进。

总统的到来，使家庭分裂，家庭成员分成不同派别；总统的到来，使一大部分贝克萨人用大车装着家中细软，发疯般的逃向外地。总统占领了这个原先拥有大约四千人的半空的城市。他在教堂顶上升起红旗。那些下决心顽抗到底的得克萨斯人早已退守到了阿拉莫教堂。于是，围攻开始了。总统在夜间稳固地推进他的阵地，他的最终目的是扫荡蜿蜒的圣安东尼奥河东岸的这个宗教机构。

所有这一切所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现在似乎全部体现到了阿曼达围着那堆断垣残瓦转着圈的快速而又清晰的脚步声中。轻快的走路需要力气。她累了，她感觉脏，她想要有一把梳子梳梳她毫无光泽的头发。

还有咖啡。

不过，在她走路的过程中，多年来的冒险生活在她身上锻造出的坚强再次迸发出了它的生命力。她要想方设法在这次围攻中生存下去。假如真的不行

^① 墨西哥城，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

了，她至少也得以一种可以令她骄傲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不能就在这儿死了，她心里想，多少次，濒临死亡的边缘，多少次，都从死神手里争取到了缓刑。可是，假如这次真的是我的末日，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祖父反抗英国国王那样昂首挺胸地去面对。

她的祖父在美国革命中幸存了下来，1801年，即她出生前两年，因病故世。她的父亲，吉尔伯特，对她讲了很多很多有关她祖父菲利普的故事，再加上东部他们那幢大房子的图书室里她至今还记忆犹新的那帧神情颇为严厉的肖像，祖父的形象在她脑子里栩栩如生，栩栩如生到她常常仿佛以为他仍然活着，仍然在呼吸。

我不能让他为我的死感到羞耻。我决不能让他为我是肯特家的一员而感到羞耻。

也许，最令她感到伤心的是，她很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一个幸存下来的成员。

三

阿拉莫教堂始建于18世纪50年代。来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游方修道士修



们知道，一旦来到这儿，就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

星期五，威廉·巴雷特·特拉维斯中校在大广场上将他们集合起来，告诉他们，任何人想要离开，都可以离开。只有一个人离开。

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人是懦夫。也许，因为性情乖戾的小个子路易斯·罗斯是鲍伊上校的一个朋友吧。或者也许，他很久以前曾在战斗中证明过他自己。罗斯坐船到美洲殖民地之前，曾在俄罗斯与拿破仑打过仗。他已经不再年轻，他解释说，他面临的死亡太多了。再面临一次死亡，他就太不走运啦。

显然，这个小个子士兵身上没有那种固有的能够把其余人团结起来的对事业的忠诚。特拉维斯吩咐他整理好自己的东西，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越过围墙，逃走。天刚放亮，罗斯就走了。

阿曼达停下脚步，朝圣器收藏室瞥了一眼。这是教堂少有的还有屋顶的几个房间之一。大多数女人和小孩就睡在这里，里面黑暗一片，杳无声息。

她继续向前走去，脑子里在想着什么事儿。战斗结束以后，总统会怎么处理妇女和孩子？造反者将输掉这场战斗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悬念。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整整十三天的围攻中，没有一个人受重伤。但是，如果敌人对那些大墙直接发动攻击，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墨西哥人有带刺刀的步枪，而且，很可能，他们有充足的弹药。美国人这支私人武装只有小口径步枪、手枪、石斧和刀。教堂里面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阿拉莫教堂里的有些大炮近几天里已经在用石块和从马蹄上撬下来的马蹄铁射击。

尽管如此，美国人的精神状态一直相当好。他们对桑塔·安那^①每天晚上的炮击竟然不屑一顾，他们对半夜军乐队的音乐开着淫秽下流的玩笑。给她的印象是，走了路易斯·罗斯，这里没有一个士兵称得上是真正的职业军人。

她听说，在这一百八十个人里面，有四个律师。有一个内科医生——波拉德大夫，他照顾着鲍伊。比尔·加内特，只有二十四岁，是一个被正式任命过的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牧师。迈卡杰·奥特里，田纳西州^②人，克罗克特带来

① 桑塔·安那（1795？—1876），墨西哥将军和革命者，1833至1835年以及1853至1855年任墨西哥总统。

② 田纳西州，美国西部的一个州。



的，写了一些很煽情的诗。有好几个人是英格兰和爱尔兰来的；甚至还有一个姓罗斯的——他的名字叫詹姆斯——竟然声称是前总统麦迪逊的侄子。他们大部分人是受了西南部新土地灿烂前景的诱惑来到这儿的，又一个机会啊。据说，边界上的几个州，很多人就简单地把小屋门一关，在门上刻上或用粉笔写上“G. T. T.”三个字母——意思是“去得克萨斯了”，然后走人。

不过，最近来的有一些人，是直接响应得克萨斯人的求救，前来反抗墨西哥的独裁者的。克罗克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是2月份进入贝克萨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狙击手。他说，他来这里，不仅仅是因为这儿战斗的召唤，而且很可能今后将有一个新的前景。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由于他的反杰克逊政见，他最近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惨遭败北。一怒之下，克罗克特对他的选民们说，“你们见鬼去吧，我到得克萨斯去了。”在阿拉莫教堂里，他开玩笑说，他这笔生意做得亏老本了。

她走进小教堂西南角那个洗礼堂的入口时，见到了他。克罗克特瘦瘦的个儿，坐在鲍伊躺着的那张帆布床旁边的一条长凳上。地板上一盏灯，照亮了鲍伊那张因生过肺病而变得极其苍白的脸。克罗克特的头上戴着一顶浣熊皮帽子，浣熊的尾巴拖在他已经被汗水染得发黑的兽皮衬衫后背上。他的两个肩膀动着，可是阿曼达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鲍伊没有听到她走近。他模糊的双眼紧盯着克罗克特的双手。阿曼达来到门口，终于看到了他的双手。这个田纳西人正在往一支比较新的火帽手枪里装火药。另外一支差不多的手枪放在鲍伊的肚子上，旁边搁着那把有柄的九英寸长的刀。这把刀使志愿兵们的这位有着沙色头发的高个儿上校获得了一个危险人物的名声，一个杀手的名声。吉姆·鲍伊现在已经几乎配不上这个称号了，阿曼达难过地想。

克罗克特转过身来。鲍伊的黑奴萨姆也转过身来。萨姆蹲在一个角落里，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一会儿之后，克罗克特站起身来。他和鲍伊一样，个子特别高，相貌并不难看，只是骨瘦如柴而已。他想把自己装得像个粗汉子，可是，阿曼达从经常跟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学富五车，涉猎广泛，他在他的五十年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常地勤奋学习。有关他作为一个边疆居民的英勇故事，通过他的竞选宣传，传遍了美国大江南北。当然，他的这些传记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常常是他亲自设计的。这些故事有助于他赢得国